

红旗卷起农奴戟



红旗卷起农奴戟

丽江地区
迪庆藏族自治州 《红旗卷起农奴戟》编写组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3年·昆明

红旗卷起农奴戟

丽江地区《红旗卷起农奴戟》编写组
迪庆藏族自治州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人民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插图 9 幅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 8 $\frac{3}{8}$ 字数：164,000

1973年3月第一版 197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61,000

统一书号：10116·569 定价：六角七分

前 言

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我省西北部，是云贵高原最高的一角，包括中甸、德钦、维西三个县。解放前，这里还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官家、贵族、寺庙结成一体，建立了所谓“政教合一”的反动政权，对广大农奴实行极其残酷、野蛮的反动统治。农奴主占有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广大农奴向农奴主领种小块“份地”，形成对于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农奴劳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收入为农奴主所剥夺，还要负担繁重的无偿劳役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派。这里还有蓄奴制的残余，不到总人口百分之五的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农奴主对农奴和奴隶可以任意奴役和转卖，任意施以殴打、割鼻、挖眼、刷腿、挖心、丢江、活埋等等酷刑。在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农奴主阶级统治下的迪庆高原，是一座黑暗的人间地狱。

长期以来，藏族人民曾经对农奴主的压迫剥削进行过可歌可泣的反抗斗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一九三六年，红军长征过迪庆，在藏族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一九五〇

年，毛主席派来了解放军，迪庆高原飘起了五星红旗。一九五六年，一小撮反动农奴主妄图维护反动的封建农奴制度，挑起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广大藏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解放军的帮助下，粉碎了反动农奴主的叛乱，胜利地实现了民主改革，彻底埋葬了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

民主改革后，藏族翻身农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化，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对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进一步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用自己的双手改天换地，使雪山峡谷、高原牧区发生了巨大变化。今日的迪庆高原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红旗卷起农奴戟》一书，选编了二十六篇翻身农奴回忆对比、忆苦思甜的文章。这些文章揭露和控诉了封建农奴制度的罪恶；反映了藏族人民解放前后的斗争、觉悟和成长；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歌颂了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一本进行阶级教育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好教材。

本书是在丽江地区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和迪庆藏族自治州革委会政工组领导下，由中甸、德钦、维西三县革委会政工组织编写。

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三年一月

目 录

团结战斗到明天.....	阿 学 (1)
在风雨中成长.....	洛茸卓玛 (24)
沿着红军的脚印前进.....	央 金 (36)
两代人的童年.....	定 珠 (42)
披着袈裟的魔鬼.....	鲁茸芝玛 (50)
砸烂枷锁闹革命.....	白 追 (57)
腊都的道路.....	阿茸农布 (70)
一圆老茶记深仇.....	鲁茸培楚 (77)
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	格知诗 (82)
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阿尼德真 (91)
母子团圆话今昔.....	阿西姆 (97)
我家有张破毛毯.....	此里培楚 (104)
乌拉觉娃的新生.....	七里独基 (117)
丰收时节忆当年.....	香 娜 (124)
我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金安此里 (130)
翻身农奴把家当.....	央 宗 (140)

踏着亲人的血迹前进.....	此里芝玛 (148)
毛主席给我一支枪.....	永 宗 (155)
党培养我当了门巴.....	青 翁 (169)
忆阿尼翁基.....	木 彤 (180)
红日照征途.....	丹珍扎史 (193)
矿山就是我的家.....	格茸取品 (204)
翻身农奴的勤务员.....	娜金卓玛 (213)
团结战斗谱新歌.....	此翁拉姆 (224)
从喇嘛到战士.....	尼玛巨米 (232)
我给小学生上的第一堂课.....	独基卓玛 (248)

团结战斗到明天

中共德钦县委副书记 阿 学

每当我看见红旗，总会想起解放前夕我们两百多个农奴兄弟，高举红旗，坚守在也九卡上与野贡土司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日日夜夜。

要说当年也九卡上的斗争，还得从我逃出农奴主仰农家，跑到荣仁找着我姨爹时说起。

红军播下的火种

我从小就是农奴主仰农家的奴隶。记得我十二岁那年，有一回，仰农家的小狗崽子斯那扎史把我按在地上，硬要逼着我给他当马骑，我忍不下这口气，猛地把他从地底下，逃出了仰农家。

我一口气跑到荣仁，找到了我姨爹直玛此里。姨爹姨妈亲热地收留了我这个无爹无妈的孩子。

我原想，姨爹家的日子也许会比我家的 好 一 些 吧。谁

知农奴的日子都是一样的苦，姨爹家除了瓦罐里煮的野菜，也是什么都没有。

有一天，我问姨爹：“你们的日子怎么也过得这样苦？”

姨爹叹了口气，悲愤地告诉我：“说来话长啊，野贡土司说我们‘投降’了红军，藏着红旗，几次追查，哪一家没有被他们抢得一干二净啊！……”

“红军？”我好像什么时候听姐姐说过这个名字，哦，想起来了：在仰农家当奴隶的姐姐阿追，有一次和农奴主的儿子干玛扎史打架，曾经骂他：“背时的酒疯子老熊头，吃肥了闲不住在这里跌膘。你要不遭雷打，就等着红军回来杀你的头！”事后，我问姐姐：“红军是什么人啊？”姐姐说：

“好人！”她虽然也说不清楚，可是她有一个感觉，只要穷人一提起红军，主子就又怕、又恨、又耽心。

现在，姨爹又讲到了红军，我不由得好奇地问：“姨爹，红军是什么人啊？你见过红军吗？”

姨爹把我拉到他的身边，脸上露出笑容，对我说：“阿学啊，红军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我们穷人的救星啊！十二年前，我见过他们。那年，我和定主公布、丹珍七林他们赶着马到内地去卖木碗和药材。这一天，我们走到大理城外，遇上了国民党土匪兵，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蛮不讲理，把我们的火枪、腰刀没收了，木碗、药材也统统抢光了。我们十二个人，只好收起驮子往回走。到了石鼓，又碰见了一队扛大枪的兵，我们想躲也躲不及，只好硬着头皮站在路边，让他们过去。哪想到一个挎小枪的首长，笑着走过来，问：

‘你们都是藏族吧？有懂汉话的吗？’

“我们当中，只有丹珍七林懂汉话。他望望我们，又望望那位首长，见他没有恶意，就大着胆子和他答了话。经过丹珍七林的翻译，我们才知道，这支队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他们经过这里，是为了北上抗日。……那位首长还问了我们藏族人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听我们讲到农奴的苦难时，捏紧了拳头，坚定地说：‘我们工农红军就是要唤醒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奴隶，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我们第一次遇见这样关心我们的人，心里无比激动，可一下子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们感激的心情。”

“我们当中，铁匠定主公布是个稳重、有主见的汉子。他看出我们的心思，拿出一幅洁白的哈达，高高地举过头顶，向首长行了个大礼。”

“红军首长急忙扶住定主公布，送给我们一面鲜艳的红旗。又叫一个战士牵来一匹马，送给我们。定主公布和大家商量了一下，也挑了一匹最好的马回送给红军首长，并说：

‘红军的情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红军的话，我们永远牢牢记在心里。请红军首长收下我们藏民的心意，把这匹马也收下吧！’

“我们把红旗插在驮子上，帮红军驮着东西，和红军一道向金沙江上游走去。一路上，红军待我们象亲兄弟一样，给我们讲了穷人为什么穷，穷人怎样才能改变自己悲苦的命运……，句句都说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越听心里越明亮，越

温暖。

“到了格子渡口，红军要渡江了。我们买了一罇酒，为红军送行。红军对我们说：‘打走了日本侵略者，我们一定回来！’

“我们翘起大姆指，说：‘只要我们活着，我们一定保住红旗，等红军回来！’

“红军渡过了金沙江，我们含着泪水望着渐渐远去的亲人。亲人哪，苦难深重的藏民，盼望你们快回来！”

姨爹越说越激动，我越听越出神。姨爹的话比我听到过的最好听的神话还动听。可我到底还小，不懂事，又问姨爹：“遇上这样好的人，大家都该高兴，为什么土司还来抢红旗呢？土司怕红旗吗？”

姨爹说：“孩子，水火是不相容的啊！我们回村后，红军的事很快就传开了。土司、农奴主和国民党反动派过去对红军造的那些谣言，一下子全给戳穿了。红旗在世代受苦受难的农奴心中燃起了反抗斗争的火焰，把我们农奴的心和红军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土司知道后，非常惊慌，三次派人来抢。第一次，是劳英土司来抢，红旗没有搜着，却掠走了财物，捆走了定主公布。土司从定主公布嘴里什么也没有得到，红军和红旗的事反而流传得更远了。劳英土司恼羞成怒，硬逼着我们给他一百块大洋，才把定主公布放出来。

“四年后，野贡土司又带兵来抢，尽管他抢走了村里的一百多头牛羊，但是红旗照样保留在我们手里。又过了三年，他们又派人来抢。这一次，他们简直气疯了，连门上的

铁扣、门背后的扫把、圈里的猪槽都抢走了，……”

我耽心地问：“红旗呢？”

“我们宁死也不会交出红旗！红军给的红旗，一直留在荣仁。”

我又急切地问：“公布大叔呢？”

“土司、农奴主虽然恨透了定主公布，可是，他们知道定主公布在我们穷伙伴中很有威信，不好惹，一直不敢动他。你公布大叔现在还活着，你会见到他的。”

听了姨爹的话，我好像经历了漫长的黑夜，突然看到雪山顶上露出了一线曙光。我多么想亲眼看一看红旗啊！多么希望红军赶快回来，把我们穷人救出苦海！

红 旗 在 召 唤

不久，我又被奴隶主充定主抓去当了奴隶。

有一天，我在山坡上犁地，因为坡陡、牛瘦，转弯时拉不住，连人带牛滚下了山沟。我忍痛爬起来扶牛，可是，充定主却提着荆棘条向我扑来了。我拔起腿就跑。充定主边追边骂：“跑了喇嘛跑不了庙，看你回来我打断你的腿！”我回头来冲着他说：“我不回来，你有本事你自己把地犁出来！”

我在山上躲了两天两夜。宁死也不愿再回去做奴隶，当牛马了。怎么办呢？那时，我才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被农奴主害死了的阿爸、阿妈。

我阿妈是禹功农奴主仰农家的奴隶。按农奴主的规定，

是不准奴隶自己配婚的。阿妈二十一岁时，却瞒着主子与农奴主红鼻子阿青家的奴隶定主农布相好。仰农家的当家人金阿农布知道后，气黑了脸，打得阿妈身上没有一块好肉。阿妈怀了大姐快要生产了，金阿农布却千方百计地折磨她。可怜的阿妈在牛厩里生下了我大姐，连一碗稀糌粑^①汤都没有喝到。第二天鸡叫头遍，金阿农布就骂上门来，逼阿妈挣扎着下地干活。不久，我大姐被活活饿死了。阿妈抱着大姐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就在这时，红鼻子阿青又站在他家土楼顶上怪声喊叫阿爸，逼他马上出远门去支差。阿爸气极了，几大步冲到红鼻子阿青家的院坝里，怒骂道：“你们太欺人了。有胆量你就下来比试比试。”红鼻子阿青知道阿爸是铁打的汉子，不好惹，不敢下楼，躲进他家经堂里和他老婆打鬼主意去了。

一天，红鼻子阿青的狗腿子把我阿爸阿妈绳捆索绑，生拉活扯地拉到了阿青家的楼上。阿青和伙头^②坐在上位饮酒，凶恶的格松八^③把阿爸阿妈按在楼板上毒打，阿爸阿妈咬紧牙，不说一句认错求情的话。

由于长年磨折，阿妈终于病倒了，全身红肿，流着黄水。金阿农布嫌脏嫌臭，逼着阿妈到荒山上去住。没几天，阿妈就死在荒山上了。

①糌(zān)粑：青裸麦炒熟后磨成的面，是藏族的主食。

②伙头：迪庆藏族自治地区的伪村政权多以自然村划分，一个伪村政权叫书卡，书卡中当权的人叫老民，老民常由农奴主担任。老民下面当权的人叫伙头，伙头三次任职后即可当老民。

③格松八：藏语，护卫、打手之意。

阿爸为了抚养我们，在山上砍了一棵百家香，准备旋几个木碗去换粮食，可是却被红鼻子阿青和伙头吊在木架上毒打了一顿。他们把阿爸的左臂打脱了臼，还要逼着他到沙中山上去犁地。阿爸临走前，悲愤地对我们四弟兄说：“阿爸算是有本事的人了，可我养活不了你们几弟兄。我与阿青、伙头斗了一辈子了，可是，我一个人斗不赢他们。我是不行了，你们另闯一条路吧！”

几天后，阿爸就惨死在沙中山上。……

想到阿爸阿妈的一生，想到阿爸的遗言，想到姨爹给我讲过的红军的故事，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只有去找红军，才能跳出火坑。可是，到哪里去找呢？姨爹说过红军是从石鼓北上的，那么，他们回来，一定还要经过石鼓，到石鼓去不就能等到红军了吗？对！主意打定后，我满怀希望地走出老林，开始了少年奴隶的流浪生活。

走啊走啊，在流浪途中，我给人家赶过毛驴，背过背子，打过短工，后来害了病，做不动活计，就沿路讨饭，受过农奴主的欺凌，也得到过穷人的同情和帮助……。不知流浪了多少日子，可是，还是没有找到石鼓。我并不灰心，继续朝前走。

有一天，我意外地遇到了给人家赶马的二哥斯那吉称。他要领我回去，我说：“我不回去！我要去找红军，那怕死在外面，也不回去受主子的气！”

二哥悄悄地对我说：“红军快回来了。我们快回村去，和伙伴们一起造反吧！”

在我心目中，二哥是个勇敢的人。记得阿爸被农奴主逼死在沙中山后，穷伙伴刚把阿爸的尸体抬回家，红鼻子阿青就象苍蝇一样，跟着来到了我家，要拿走阿爸生前使用的斧头和绳子。二哥抓起斧头，“铮”的一声砍在石脚上，砍缺了斧口，又一斧头向红鼻子阿青摔去，吓得红鼻子阿青脸色刷白，抱着头就朝门外跑。这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打心眼里佩服二哥，因此对二哥的话深信不疑，就跟着他回了村。

哪知刚回到村，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留在荣仁的红旗被野贡土司抢走了！事情是这样的：野贡土司几次抢劫荣仁，都没有拿到红旗，一直不甘心。为了这，他又第四次出兵荣仁，并对带兵的能草交代：“拿不到红旗，不要来见我！”能草带兵围住了荣仁，把这个仅有十二户的小村子挨家挨户地搜了一遍，房顶掀起来看了，地板撬开瞧了，就是找不到红旗，急得能草团团转。后来，有人告诉他，穷喇嘛鲁追天星是定主公布的弟弟，定主公布又是带回红旗、领着村里人反抗土司的“带头羊”，他很可能帮助他哥收藏红旗，而他的小经堂，几次都没有搜查过。于是，能草急忙带兵涌进了鲁追天星的小经堂，把什么神龛、佛像都打翻了，经书供品都扯散了，最后，撬开了地板，才找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果然是一面叠得端端正正的红旗……

红旗被抢走的消息，象晴天霹雳，震动着荣仁的土地，象奔腾的江水，冲激着农奴们的心胸。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红旗给我们莫大的希望，凝聚着我们对红军的深情厚意。荣仁的农奴怎么能容忍土司把红旗抢走呢？大家在定主

公布的带领下，举起砍刀，拿着火枪，向能草的土司兵冲去。能草见我们人多势众，无心恋战，胡乱开了几枪，便领着土司兵逃跑了。

我与二哥回村后，定主公布又派人到禹功把我大哥松基和阿土约拢来，对他们说：“保住红旗，等待红军，是我们的誓言。我们与土司斗了十多年，现在岂容他们把红旗抢走？我的意思，是一定要把红旗夺回来，你们说说，该怎么办？”

我大哥是个有心计、有决断、性急如火的汉子。记得有一年烧山的时候，农奴主金阿农布上山来监工，大哥把燃着的树筒子一齐朝他掀下去，金阿农布吓得躲在一棵大树桩下，等树筒子滚完了，才哆嗦着爬上来责骂大哥。大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低头干活，不晓得你几时摸上来。水火无情，烧山的地方危险，二天你再来，要先打声招呼。”金阿农布不好再说什么，气得干瞪眼。现在大哥听完定主公布说的话，心中仇恨的怒火又燃烧起来。他怒冲冲地说：“拚死也要从土司手里把红旗夺回来！要干就快干，我们听你的，还商量什么？”

阿土长年累月给人家赶马帮，是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腊都^①，定主公布和大家都希望他出个主意。可他却一言不发，蹲在火塘边慢悠悠地抽旱烟。看他那劲头，我都有点着急。我大哥搔了他一掌，说：“你倒是快说呀！”

阿土在鞋底上磕了磕烟锅，摇摇头说：“赤手空拳硬拚，

①腊都：赶马人。

可不是个好办法。”

“依你说怎么办，红旗不要了？”

“这哪能呢？红旗，应该永远在我们手里！”

阿土把烟锅往腰带里一别，凑近定主公布和我大哥，压低了嗓音，不紧不慢地说：“听说当年毛主席领导的红军，已经打过长江，很快就要回来了。野贡土司这个时候来抢红旗，恐怕和这个局面有关。他心虚，怕我们造反，勾结国民党护卫营来镇压我们。他们手里有快枪快炮，我们和他们斗，也要搞点象样的枪……”

我大哥性子急，不等阿土说完，就高声大气地问：“快说，怎么搞枪？”

“凑钱去买。”

阿土的话，把大家心中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的问题点明说破了，大家感到格外兴奋。但一听说凑钱买枪，不觉又发起愁来。我们穷得象大山水冲洗过的石头，那里凑得出那么多钱呢？定主公布看出了大家的心思，说：“我们没有钱，不会打别人的主意吗？办法要大家想，发愁什么？”

大家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由阿土负责，把农奴主红鼻子阿青家的骡子悄悄地赶出去换枪。大家都说妙！这一招是一箭双雕，既撕了红鼻子阿青的护心油，又武装了我们。

要买枪的事，被土司派来的奸细都基知道了。定主公布早有觉察，就派人暗中监视他。见他要去报信，就派人在半路上把他干掉了。

土司得知都基被杀，就以此为借口，派兵来抓人。可